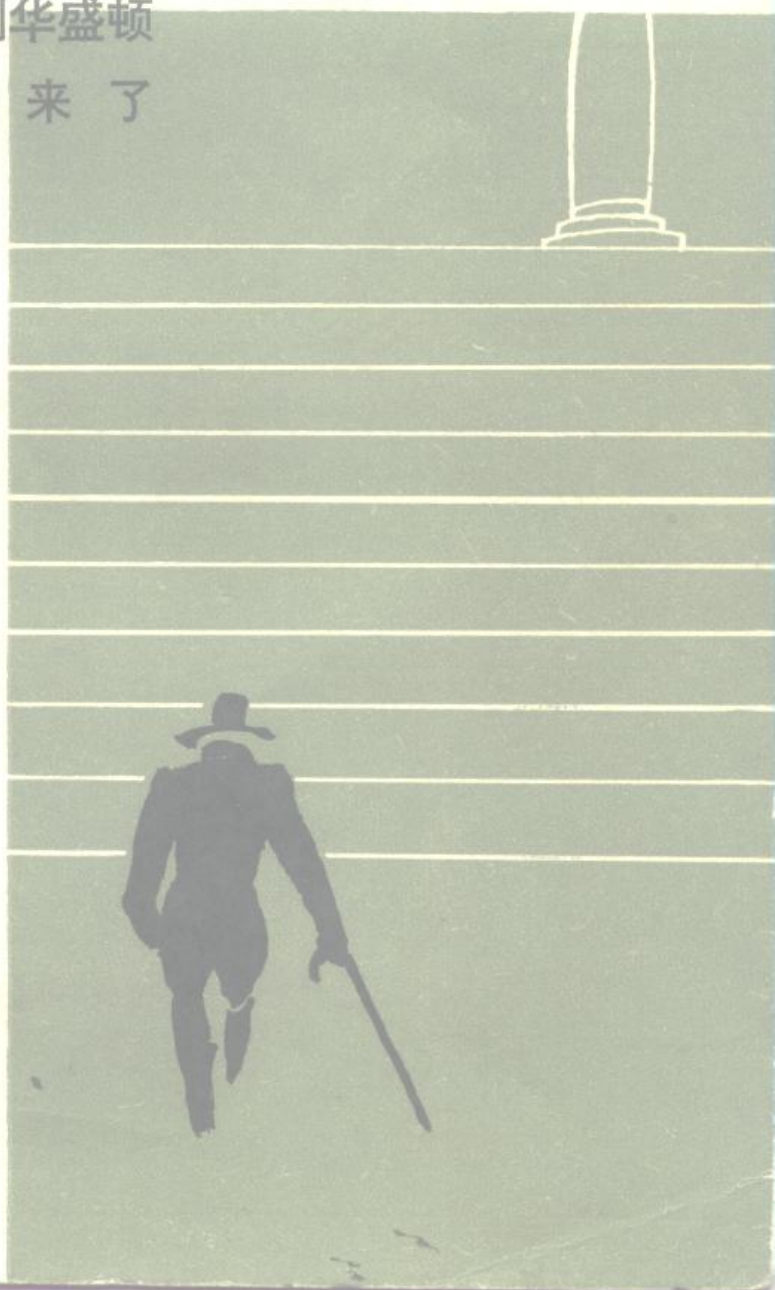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15

中国电影出版社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约旦先生来了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15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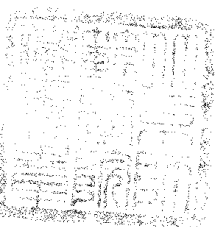
约旦先生来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61462

中国电影出版社



302.02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15)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约旦先生来了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解 放 军 1201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0⁵/8 插页: 2 字数: 180,000

1982年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6,700册

统一书号: 10061·382 定价: 1.00元

几 点 说 明

美国影坛，从三十年代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几年里，陆续出现了一批所谓“荒诞喜剧”。剧本以怪僻的人物性格和荒诞离奇的情节，间或加上一些“社会批判”，最后以突转的大团圆为结局来证明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美国“民主”、“自由”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其中被资产阶级影评家誉为“最美国化”的导演卡普拉，在《一夜风流》、《第兹先生进城》、《你不能夺去别人的幸福》、《流浪汉约翰陀》等剧中，宣扬了小人物的飞黄腾达，亿万富翁的慈善为怀，表现了所谓美国人的“梦想与希望”。“荒诞喜剧”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在三十年代经济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后，在好莱坞流行起来的。当时，资本主义需要好莱坞为自己配制安神剂；对广大群众来说，则是麻醉剂。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描写了美国某州垄断资本集团怀着隐私，把一名少年队队长、一个近似白痴的娃娃头儿史密斯送入国会当上了议员，以便利用这个傀儡来更顺利地实现他们的计谋。情节的这一部分，是“荒诞喜剧”式的，不啻对美国民主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但是随着戏剧情节的发展，史密斯拒绝和那些把他送入议会的垄断集团头目同流合污，他在自己的“娃娃群众”声援下，在美国“民主”传统的庇护下，在议会里揭露了垄断集团的阴谋，取得了最后胜利。

《约旦先生来了》（旧译《太虚道人》），写一个命不该绝的拳击家在飞机失事中死去，当他即将被引渡到“天堂”时，天堂领路人发现他阳寿未尽，便立即遣送他回人间，不料他的尸体已被火化。在领路人带他四处寻找合适的躯壳的过程里，拳击家闹出了许多笑话，而找到皮囊两次借尸还魂之后，更是步步生事，使人发笑。

以死后生活为题材的“荒诞喜剧”影片，被称为白色片（Film Blanc）。创造这个新词的美国影评家彼得·瓦伦蒂曾把这类影片的内容概括为四条：1、一个人离开尘世或堕入梦境；2、结识另一个世界（一般是天堂）的一个仁慈的代表；3、开始一场恋爱；4、死者回到尘世。这类影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趋于没落，但近年来在好莱坞又出现了旧片重拍的热潮，《天堂可以等待》（见《电影艺术译丛》1979年第3期）就是《约旦先生来了》的新版，两者均根据哈里·西格尔的舞台剧改编，内容上并无二致。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约旦先生来了》两个剧本，均属“荒诞喜剧”的名作，被编入好莱坞《二十部最佳电影剧本》。这两个剧本“文革”前均有单行本出版，现在把它们编入《外国电影剧本丛刊》，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有机会接触一下这种类型的作品，从中能得到一些启示。喜剧也需要幻想，包括比较夸张的、更能充分表现真实生活中的矛盾的幻想，而这，有时正是我们的某些喜剧影片比较缺乏的。

目 次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美〕薛德尼·勃区曼著（1）

陈国容译

约旦先生来了……………〔美〕薛德尼·勃区曼
著（193）

西顿·米勒

叶 丹译

周煦良校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美〕 薛德尼·勃区曼 著

陈 国 容 译

第 一 部

华盛顿国会议事堂的圆屋顶渐渐显现。这是晚间，圆屋顶被灯光照得雪亮。

景化为夜色中的报馆办公大楼窗户外面，窗子被街灯照耀着，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上面写着《华盛顿电讯报》的字样。景化为本市栏夜新闻编辑部，有一个睡意朦胧的戴着眼罩的人，从写字台后面伸手拿起正响着铃的电话机。

编辑 （机械地）这是编辑部——（突然惊愕地）什么？

在医院走廊的电话间里，有个记者正在打电话。透过电话间的玻璃门，可以看到一个护士正坐在走廊的办公桌边。

记者 参议员山姆·福莱去世了——一分钟以前死在圣·文森特医院。临终的时候，他的老搭档参议员约瑟夫·潘恩在他床边。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医院的办公室里，约瑟夫·潘恩，一个服装整洁、外表庄严、年纪五十八岁的人，正拿着护士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激动地讲着话；旁边站着护士。

潘恩 （对着电话）长途台？我是参议员约瑟夫·潘恩。接杰克逊市——州长赫勃脱·霍贝尔家里。快点！

镜头掠过一长列的电话线，化入州长霍贝尔和霍贝尔太太的卧室。霍贝尔和他太太睡在两张一样的床上，房间里黑魆魆的。电话铃响。爱玛·霍贝尔太太，州长的妻子，在黑暗中笔直地坐了起来。

爱玛 （一个急性子的女人）我知道！我知道在这个房子里就别想安安静静地过一晚！（当电话铃又响起来的时候）赫勃脱！

赫勃脱 （惊醒，不知所措地）什么——亲爱的——什——

爱玛 这天杀的电话！

赫勃脱 对，对，——电话，电话——（笨手笨脚地摸电灯开关）对，对，真是该死的，宝贝儿——真是该死的电话——我来看看——（抓起电话机）喂，乔^①！——什么！——不！不会吧！真可怕！

爱玛 怎么回事？

在医院的办公室里，我们看到潘恩在打电话。

潘恩 他死得太不是时候了！请给吉姆·泰勒通个电话，告诉他我今晚搭飞机回来。

在州长霍贝尔的卧室里。

^① 约瑟夫的昵称。

赫勃脱 （打着电话）好的，乔，好的——我马上打电话。（他挂断了电话，再拿起听筒，开始拨号码）

爱玛 这是怎么回事？

赫勃脱 山姆·福莱——去世了！

爱玛 天哪！

赫勃脱 偏偏在这时候！偏偏在这时候！要再过两个月，福莱的任期才满——他偏偏就非死不可，害得我们——

爱玛 深更半夜你给谁打电话？

赫勃脱 给泰勒，亲爱的。

爱玛 你不能呆会儿打吗，赫勃脱？

赫勃脱 不，不——相信我，宝贝儿——事情实在紧急——（对着电话机）喂，喂，泰勒在吗？——霍贝尔州长。快点，请——

爱玛 这简直不像个家，倒像是全世界的十字路口！

赫勃脱 哎，哎，爱玛，亲爱的——你不要忘记，我们是公民选举出来的——

爱玛 （尖刻地）算了！把这些话留着到奠基典礼上去讲吧，赫勃脱（叹气）唉，到了那会儿，你照照镜子，觉着自己看见了个政治家呢！

赫勃脱 哎，宝贝儿——（然后，激动地对着话筒）吉姆！

在职业政客头子泰勒的房里。我们看到吉姆·泰勒，一个老练、沉默、给人深刻印象的五十开外的人，这会儿

穿着西装背心，卷起袖子，手上夹着一枝雪茄烟，站在电话机那里。在他背后，是烟雾弥漫的房间，很多人围住牌桌坐着，显然，泰勒是刚从那边站起来的。

泰勒 出了什么事，赫贝^①？

在赫勃脱的卧室里。

赫勃脱 山姆·福莱——今天晚上在华盛顿去世了。乔刚刚来了电话。你想还有比这更——

在泰勒房里。

泰勒 死了，啊？得，别紧张，赫贝。潘恩来了吗？——就这样。不要激动——闭上嘴，这事先不必声张。

在赫勃脱的卧室里。

赫勃脱 （对着话筒）是，——是，吉姆——是——

现在银幕上闪过发表在第二天早晨报纸上福莱逝世的消息和如下的几行标题——

福莱遗缺将由州长提名

两月未满任期由指定的继承人递补

现亟待霍贝尔决定人选

景化为州长办公室外间。时间是早晨。屋子里挤满了人——有新闻记者——有身份的公民们——妇女们——全

^① 赫勃脱的昵称。

都等待着会见州长。有一群人围着男秘书的办公桌。另外还看到旁边坐着两位秘书的两张写字桌。人们正在窃窃私议着。

记者 州长的公告是否可以在午报上——

秘书 霍贝尔州长关照过，等会儿你可以拿到——
一个名叫爱德华兹的严肃的绅士急匆匆地走向办公桌。

爱德华兹 （坚决地）请你再提醒一下州长——

秘书 他知道你们自警团的人在等他，爱德华兹先生。（提高嗓门，使全屋子的人都听得见）州长稍停一会儿就可以接见各个委员会的人。

在州长的专用办公室里，我们可以看到赫勃脱·霍贝尔和麦克甘恩，前者坐在传话机旁，后者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

赫勃脱 （对着传话机）对，对——告诉他们，我就接见——马上！（猛然关上传话机，一个大转身向着麦克甘恩）我不得不去接见这些闹闹哄哄的公民们。我不能撵他们走！他们对这次任命有话要说。多半他们是有了人了。

麦克甘恩 慢一点，赫贝，吉姆说要等一下。

赫勃脱 我不能再等了，麦克甘恩！你到那边房里去告诉吉姆·泰勒和乔·潘恩，我只能再给他们一分·钟·的·时

间——

麦克甘恩 （镇静地）你自己去告诉吉姆·泰勒。

赫勃脱 （走动——激怒地）华盛顿！老是讨论华盛顿的问题！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个州——想到我的问题！

（突然决定地）我一定要告诉吉姆·泰勒。这会儿该轮到
我向他吩咐一两句话的时候了！（他推门进入一间小小的
休息室）

在休息室里。当赫贝探头进去的时候，乔·潘恩和吉
姆·泰勒正好站在那里。

赫勃脱 （恼怒地）喂，吉姆——要是你和乔对这次
任命还要唠叨不完，我不管你们，就要先去接见这些自警
团的人了！

泰勒 （尖利地）你一定得等我们商量好了再接见他
们！

赫勃脱 （温顺地）是，吉姆。

赫勃脱退出，关上门。吉姆·泰勒转向潘恩。

泰勒 赫贝·霍贝尔这家伙比头牌演员还难对付！

潘恩 ——换句话说，吉姆——当我们正忙着搞维立
脱河水坝的事的时候——代替山姆·福莱进入议会的人，
必须是个既不愿多管闲事，又不会自作主张、胡说八道的
人，他必须是我们确实拿得稳的人！

泰勒 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密勒的原因——霍莱士·

密勒。在我们把他提拔上法官的职位之前，他已经受过了我们这个组织的锻炼。他是个唯命是从的人！

潘恩 吉姆——如果我们不提出维立脱河水坝的议案——或者把这议案推迟到下一届议会再提，或者干脆作罢——

泰勒 那怎么成！——我们已经下了这么大功夫，好不容易把它埋伏进弥补亏空案里，什么都准备妥当了，大家也已经表示赞成——

潘恩 维立脱河水坝对你究竟有多大关系，吉姆？

泰勒 乔，在这个州里，我要照顾许多人。

潘恩 我知道，不过在这个当口，正好要有一个新参议员进入国会的时候，你是不是值得冒这个险？

泰勒 乔，你怎么了，——凡是与你有关的事，我都不会冒任何风险——特别是现在，你在参议院已经有了极大的声誉以后。你看我动员了我所有的报纸为你搞竞选活动。你是我们西部地区理所当然应该进入全国候选人名单的代表，——但是，在大会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当乔看着报纸的时候，停顿了一会儿。

泰勒 （继续说）乔，自从我在正街那边遇到你，时间已经过了漫长的二十年，那时候你还在当律师。

潘恩 吉姆——要是将来的事情很难有把握，为什么不按我说的那样——放弃那个水坝呢？

泰勒 我们现在不能放弃，乔。维立脱河周围那片

地，我们是用假名字买来的。要是我们放弃或者延迟提出这个计划——这会招来调查的麻烦，把我们伪造姓名将土地倒卖给国家的这件事揭穿。不，乔，依我看，我们只有一条路好走，使水坝案通过——把事情赶快办成功。

潘恩 好，——要是你准知道密勒是肯听话的，那就任命他吧。

泰勒 用不着担心霍莱士——他一定会唯命是从的。
来——

他很快地走向门口去，潘恩跟在后面。

在州长的专用办公室里。当泰勒和潘恩闯进去的时候，赫勃脱·霍贝尔两手往上一伸。

赫勃脱 总算好了！谢谢上帝！

传话机嗡嗡地响着。

赫勃脱 （大声地对着电话机）一分钟！只要一分钟！

泰勒 赫贝，我们找到了一个人，霍莱士·密勒！

赫勃脱 霍莱士·密勒——

麦克甘恩 （跳了起来）太妙了！霍莱士，一个天生的傻瓜，一只表演起来像受过训练的海豹。

赫勃脱 吉姆——要是我在这帮恼火的自警团的人面前抛出像霍莱士那样的党棍——

泰勒 赫贝，没有时间跟你讲理由——必须是密勒！我们已经把人选交给你了。现在把名字写下来。（走到门

边)来, 乔。来, 契克。

赫勃脱 (跟随着他们) 哎, 等一等, 朋友们! ——天老爷啊。我得先去见见这些怒气冲天的自警团的人们——摸摸他们的底——做点和谈工作——和谈。

麦克甘恩 和谈——并且提名霍莱士·密勒!

景化为州长办公室。屋里挤满了自警团的委员们, 椅子一行行排着, 彼此靠得很近。赫勃脱正在办公桌边向他们讲话。

赫勃脱 (施展浑身解数) 先生们! 考虑到候选人的资格必须符合作为合众国参议员的高贵品德——有一个人的名字像烽火一样放出光芒——这个人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热烈地赞同——这就是可尊敬的霍莱士·密勒。

低沉的闹声突然爆炸了, 激动的人们站起来, 大叫大嚷!

人们的叫声:

密勒!

不要霍莱士·密勒!

这是泰勒一帮子的人!

在退伍军人中间, 没有他的份!

一个党棍, 泰勒的工具!

让我们换一个干净的人, 换换口味!

新的自警团不支持密勒! 不拥护密勒!